

## 出版说明

本书是根据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排印的。这次排印未收录《本书介绍》及其《附录》，作者像及书内插图也未收录。繁体字一般改为简化字，个别明显的错别字和标点符号也作了订正。

一九八一年二月

### 二刻拍案惊奇（共两册）

---

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

（西宁市西关大街96号）

青海省新华书店发行 青海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：787×1092毫米1/32 印张：25 $\frac{3}{8}$  字数：497,000

印数：1--30,000

1981年2月第1版 1981年2月第1次印刷

---

统一书号：10097·382

定价：2.60元

凌  
濛  
初  
著

二刻拍案驚奇  
下

青  
海  
人  
民  
出  
版  
社

## 原 序

赏记《博物志》云：“汉刘褒画《云汉图》，见者觉热；又画《北风图》，见者觉寒。”窃疑画本非真，何缘至是？然犹曰：“人之见，为之也。”甚而僧繇点睛，雷电破壁；吴道玄画殿内五龙，大雨辄生烟雾，是将执画为真则既不可，若云赝也，不已胜于真者乎？然则操觚之家，亦若是焉则已矣。

今小说之行世者无虑百种，然而失真之病起于好奇，知奇之为奇，而不知无奇之所以为奇，舍目前可纪之事，而驰骛于不论不议之乡，如画家之不图犬马而图鬼魅者，曰：“吾以骇听而止耳。”夫刘越石清啸吹笛，尚能使群胡流涕解围而去。今举物态人情，恣其点染，而不能使人欲歌欲泣于其间，此其奇与非奇，固不待智者而后知之也。则为之解曰：

“文自《南华》、《冲虚》，已多寓言，下至非有先生冯虚公子，安所得其真者而寻之？不知此以文胜，非以事胜也。至演义一家，幻易而真难，固不可相衡而论矣。有如《西游》一记怪诞不经，读者皆知其谬。然据其所载，师弟四人各一性情，各一动止，试摘取其一言一事，遂使暗中摸索，亦知其出自何人，则正以幻中有真，乃为传神阿堵，而已有不如《水浒》之讥。岂非真不真之关，固奇不奇之大较也哉！”

即空观主人者，其人奇，其文奇，其遇亦奇，因取其抑塞磊落之才，出绪余以为传奇，又降而为演义，此《拍案惊奇》之所以两刻也。其所据摭大都真切可据，而间及神天鬼怪，故如史迁纪事、摹写逼真，而龙之踞腹，蛇之当道，鬼神之理，远而非无，不妨点缀域外之观，以破俗儒之隅见耳。若夫妖艳风流一种，集中亦所必存，唯污蔑世界之谈，则戛戛乎其务去。鹿门子常怪宋广平之为人，言其铁心石肠，而为《梅花赋》则清便艳发，得南朝徐庾体。繇此观之，凡托于椎陋以眩世，殆有不足信者。夫主人之言固曰：

“使世有能得吾说者，以为忠臣孝子无难，而不能者不至为宣淫而已矣。”此则作者之苦心，又出于平平奇奇之外者也。时剞劂告成，而主人薄游未返，肆中急欲行世，徵言于余。未知搦管，毋乃刻画无盐唐突西子哉！亦曰簸之扬之，糠粃在前云尔。

壬申冬日睡乡居士题并书。

## 小 引

丁卯之秋，事附肤落毛，失诸正鹄，迟回白门，偶戏取古今所闻一二奇局可纪者演而成说，聊舒胸中磊块。非曰：“行之可远”，姑以游戏为快意耳。同侪过从者索阅一篇竟，必拍案曰：“奇哉所闻乎！”为书贾所侦，因以梓传请，遂为钞撮成编，得四十种。支言俚说不足供酱瓿，而翼飞踵走，较捻髭呕血笔塚研穿者，售不售反霄壤隔也。嗟乎！文诂有定价乎？贾人一试之而效，谋再试之。余谓一之已甚，顾逸事新语可佐谈资者，乃先是所罗而未及付之于墨，其为柏梁余材，武昌剩竹，颇亦不少，意不能恕，聊复缀为四十则。其间说鬼说梦，亦真亦诞，然意存劝戒，不为风雅罪人，后先一指也。竺乾氏以此等亦为绮语障，作如是观，虽现稗官身为说法，恐维摩居士知贡举又不免驳放耳。

崇祯壬申冬日即空观主人题于玉光斋中。

# 目 录

|         |          |              |
|---------|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|
| 原 序     |          |              |
| 小 引     |          |              |
| 第 一 卷   | 进香客莽看金刚经 | 出狱僧巧完法会分……1  |
| 第 二 卷   | 小道人一着饶天下 | 女棋童两局注终身……22 |
| 第 三 卷   | 权学士权认远乡姑 | 白孺人白嫁亲生女……53 |
| 第 四 卷   | 青楼市探人踪   | 红花场假鬼闹……77   |
| 第 五 卷   | 襄敏公元宵失子  | 十三郎五岁朝天……108 |
| 第 六 卷   | 李将军错认舅   | 刘氏女诡从夫……131  |
| 第 七 卷   | 吕使君情媾宦家妻 | 吴太守义配儒门女…153 |
| 第 八 卷   | 沈将仕三千买笑钱 | 王朝议一夜迷魂阵…173 |
| 第 九 卷   | 莽儿郎惊散新莺燕 | 伯梅香认合玉蟾蜍…191 |
| 第 十 卷   | 赵五虎合计挑家衅 | 莫大郎立地散神奸…218 |
| 第 十 一 卷 | 满少卿饥附饱颺  | 焦文姬生仇死报……238 |
| 第 十 二 卷 | 硬勘案大儒争闲气 | 甘受刑侠女著芳名…261 |
| 第 十 三 卷 | 鹿胎庵客人作寺主 | 剡溪里旧鬼借新尸…276 |
| 第 十 四 卷 | 赵县君乔送黄柑  | 吴宣教乾偿白镪……293 |
| 第 十 五 卷 | 韩侍郎婢作夫人  | 顾提控掾居郎署……319 |
| 第 十 六 卷 | 迟取券毛烈赖原钱 | 失还魂牙僧索剩命…342 |
| 第 十 七 卷 | 同窗友认假作真  | 女秀才移花接木……359 |
| 第 十 八 卷 | 甄监生浪吞秘药  | 春花婢误泄风情……393 |

|       |          |                |
|-------|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|
| 第十九卷  | 田舍翁时时经理  | 牧童儿夜夜尊荣 ……411  |
| 第二十卷  | 贾廉访赈行府牒  | 商功父阴摄江巡 ……427  |
| 第二十一卷 | 许察院感梦擒僧  | 王氏子因风获盗 ……444  |
| 第二十二卷 | 痴公子狠使噪脾钱 | 贤丈人巧赚回头婿 ……470 |
| 第二十三卷 | 大姊魂游完宿愿  | 小姨病起续前缘 ……492  |
| 第二十四卷 | 庵内看恶鬼善神  | 井中谈前因后果 ……509  |
| 第二十五卷 | 徐茶酒乘闹劫新人 | 郑蕊珠鸣冤完旧案 ……526 |
| 第二十六卷 | 懵教官爱女不受报 | 穷庠生助师得令终 ……542 |
| 第二十七卷 | 伪汉裔夺妾山中  | 假将军还姝江上 ……560  |
| 第二十八卷 | 程朝奉单遇无头妇 | 王通判双雪不明冤 ……577 |
| 第二十九卷 | 赠芝麻识破假形  | 擷草药巧谐真偶 ……593  |
| 第三十卷  | 瘞遗骸王玉英配夫 | 偿聘金韩秀才赎子 ……610 |
| 第三十一卷 | 行孝子到底不简尸 | 殉节妇留待双出柩 ……626 |
| 第三十二卷 | 张福娘一心贞守  | 朱天锡万里符名 ……640  |
| 第三十三卷 | 杨抽马甘请杖   | 富家郎浪受惊 ……655   |
| 第三十四卷 | 任君用恣乐深闺  | 杨太尉戏官馆客(存目)    |
| 第三十五卷 | 错调情贾母晋女  | 误告状孙郎得妻 ……672  |
| 第三十六卷 | 王渔翁舍镜崇三宝 | 白水僧盗物丧双生 ……689 |
| 第三十七卷 | 叠居奇程客得助  | 三救厄海神显灵 ……709  |
| 第三十八卷 | 两错认莫大姐私奔 | 再成交杨二郎正本 ……727 |
| 第三十九卷 | 神偷寄兴一枝梅  | 侠盗惯行三昧戏 ……745  |
| 第四十卷  | 宋公明闹元宵杂剧 | ……………774       |

## 第一卷

### 进香客莽看金刚经 出狱僧巧完法会分

诗曰：

世间字纸藏经同， 见者须当付火中，  
或置长流清净处， 自然福禄永无穷。

话说上古苍颉制字<sup>①</sup>有鬼夜哭。盖因造化秘密，从此发泄尽了。只这一哭，有好些个来因。假如孔子作《春秋》，把二百四十二年间乱臣贼子心事阐发，凛如斧钺，遂为万古纲常之鉴。那些奸邪的鬼岂能不哭！又如子产铸刑书<sup>②</sup>，只是禁人犯法，流到后来，奸胥午文，酷吏锻罪。只这笔尖上边几个字断送了多少人。那些屈陷的鬼，岂能不哭！至于后世以诗文取士，凭着暗中朱衣神，不论好歹，只看点头<sup>③</sup>。他肯点点的，便差池些，也会发高科，做高官；不肯点头的，遮莫<sup>④</sup>你怎样高才，没处叫撞天的屈！那些呕心抽肠的鬼，更不知哭到几时？才是住手。可见这字的关系，非同小可。况且，圣贤传经、讲道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，多用着他，不消说；即是道家青牛骑出去<sup>⑤</sup>，佛家白马驮将来<sup>⑥</sup>，也只是靠这几个字，致得三教流传，同于三光<sup>⑦</sup>。那字是何等之物，岂可不贵重他！每见世间人，不以字纸为意，见有那残书废叶，便将来包长包短，以致因而揩枱，抹



棹，弃掷在地，扫置灰尘污秽中，如此作践，真是罪业深重。假如偶然见了，便轻轻拾将起来，付之水火，有何艰难的事，人肯做。这不肯做，一来只为人不晓得关着祸福，二来不在心上的事，匆匆忽略过了。只要能存心的人，但见字纸，便加爱惜，遇有遗弃，即行收拾，那个阴德，可也不少哩。

宋时，王沂公之父，爱惜字纸。见地上有遗弃的，就拾起来焚烧，便是落在粪秽中的，他毕竟设法取将起来，用水洗净，或投之长流水中，或候烘晒干了，用火焚过。如此行之多年，不知收拾净了万万千千的字纸。一日，妻有娠将产，忽梦孔圣人来分付道：“汝家爱惜字纸，阴功甚大。我已奏过上帝，遣弟子曾参来生汝家，使汝家富贵非常。”梦后，果生一儿。因感梦中之语，就取名为王曾，后来连中三元<sup>⑧</sup>，官封沂国公。宋朝一代，中三元的，止得三人，是宋庠、冯京与这王曾，可不是最希罕的科名了！谁知内中这一个，不过是惜字纸积来的福，岂非人人做得的事？如今世上人，见了享受科名的，那个不称羡道是难得？及至爱惜字纸这样容易事，却错过了不做。不知为何？且听小子说几句：

苍颉制字， 爰有妙理。

三教圣人， 无不用此。

眼观秽弃， 颡当有泚。

三元科名， 惜字而已；

一唾手事， 何不拾取？

小子因为奉劝世人惜字纸，偶然记起一件事来。一个只因惜字纸拾得一张故纸，合成一大段佛门中因缘。有好些的灵异

在里头。有诗为证：

翰墨因缘法宝流， 山门珍秘永传留，

从来神物多呵护， 堪笑愚人欲强谋！

却说唐朝侍郎白乐天<sup>⑨</sup>，号香山居士，他是个佛门中再来人。专一精心内典，勤修上乘。虽然顶冠束带，是个宰官身；却自念佛看经，做成居士相。当时，因母病，发愿手写《金刚般若经》百卷，以祈冥佑，散施在各处寺宇中。后来五代、宋、元，兵戈扰乱。数百年间，古今名迹，海内亡失已尽。何况白香山一家遗墨，不知多怎地消灭了。唯有吴中太湖内洞庭山一个寺中，流传得一卷，直至国朝嘉靖年间，依然完好，首尾不缺。凡吴中贤士、大夫、骚人、墨客，曾经尝鉴过者，皆有题跋在上，不消说得；就是四方名公游客，也多曾有赞叹顶礼，请求拜观，留题姓名日月的，不计其数，算是千年来希奇古迹，极为难得的物事<sup>⑩</sup>。山僧相传至宝珍藏，不在话下。

且说嘉靖四十三年，吴中大水。田禾湮尽，寸草不生。米价踊贵，各处禁粜闭籴，官府严示平价，越发米不入境了。元来大凡年荒米贵，官府只合静听民情，不去生事。少不得有一伙有本钱趋利的商人，贪那贵价，从外方贱处贩将米来；有一伙有家当<sup>⑪</sup>囤米的财主，贪那贵价，从家里廩中发出米去。米既渐渐辐辏，价自渐渐平减。这个道理，也是极容易明白的。最是那不识时务执拗的腐儒做了官府，专一遇荒就行禁粜、闭籴、平价等事。他认道是不使外方籴了本地米去，不知一行禁止，就有棍徒诈害。遇见本地交易，便

自声扬犯禁，拿到公庭，立受枷责。那有身家的怕惹事端，家中有米，只索闭仓高坐；又且官有定价，不许贵卖，无大利息，何苦出粜。那些贩米的客人，见官价不高，也无想头<sup>⑫</sup>。就是小民私下愿增价暗粜，惧怕败露受责受罚。有本钱的人，不肯担这样干系，干这样没要紧的事。所以越弄得市上无米，米价转高。愚民不知，上官不谙，只埋怨道：

“如此禁闭，米只不多；如此抑价，米只不贱。”没得解说，只囫圇说一句“救荒无奇策”罢了。谁知多是要行荒政，反致越荒的。

闲话且不说。只因是年米贵，那寺中僧侣颇多，坐食烦难。平日檀越<sup>⑬</sup>也为年荒米少，不来布施。又兼民穷财尽，饿殍盈途，盗贼充斥，募化无路。那洞庭山位在太湖中间，非舟楫不能往来。寺僧平时吃着十方<sup>⑭</sup>，此际料没得有凌波出险，载米上门的了。真个是：

香积厨中无宿食， 净明钵里少馀粮。

寺僧无计奈何。内中有一僧，法名辨悟，开言对大众道：

“寺中僧徒不少，非得四五十石米不能度此荒年。如今料无此大施主，难道抄了手坐看饿死不成？我想：‘白侍郎《金刚经》真迹，是累朝相传至宝。何不将此件到城中寻个识古董人家？当<sup>⑮</sup>他些米粮，且度一岁。到来年有收，再图取赎，未为迟也。’”住持道：“相传此经值价不少。徒然守着他，救不得饥饿，真是馊米囤饿杀了。把他去当米，诚是算计。但如此年时，那里撞得个人，肯出这样闲钱？当这样冷货？只怕空费着说话罢了。”辨悟道：“此时要遇个识

宝太师，委是不能勾。想起来，只有山塘上王相国府当内严都管，他是本山人，乃是本房<sup>①⑥</sup>檀越，就中与我独厚。这卷白侍郎的经，他虽未必识得，却也多曾听得。凭着我一半面皮，挨当他几十挑米，敢是<sup>①⑦</sup>有的？众僧齐声道：“既然如此，事不宜迟，只索就过湖去走走。”住持走去房中，厢内捧出经来。外边是宋锦包袱包着，揭开里头看时，却是册页一般装的，多年不经裱褙，糨气已无，周围镶纸，多泛浮了。住持道：“此是传名的古物，如此零落了，知他有甚好处？今将去与人家藏放得好些，不要失脱了些便好。”众人道：“且未知当得来当不来，不必先自耽忧。”辨悟道：

“依着我说，当便或者当得来。只是救一时之急，赎取时，这项钱粮还不知出在那里？”众人道：“且到赎时再做计较。眼下只是米要紧，不必多疑了。”当下雇了船只，辨悟叫个道人随了，带了经包，一面过湖，到山塘上来。行至相府门前，远远望去，只见严都管正在当中坐地。辨悟上前稽首。相见已毕，严都管便问道：“师父何事下顾？”辨悟道：“有一件事，特来与都管商量，务要都管玉成则个。”都管道：“且说，看何事？可以从命，无不应承。”辨悟道：

“敝寺人众缺欠斋粮。目今年荒米贵，无计可施。寺中祖传《金刚经》，是唐朝白侍郎真笔，相传价值千金，想都管平日也晓得这话的。意欲将此卷当在府上铺中，得应付米百来石，度过荒年，救取合寺人众生命，实是无量功德。”严都管道：“是甚希罕东西？金银宝贝做的？值此价钱？我虽曾听见老爷与宾客们常说，真是千闻不如一见。师父且与我看

看，再商量。”辨悟在道人手里接过包来，打开看时，多是零零落落的旧纸。严都管道：“我只说是：‘怎么样金碧辉煌的？’元来是这等悔气色脸，到不如外边这包，还花碌碌好看，如何说得值多少东西！”都管强不知以为知的，逐叶翻翻，一直翻到后面去，看见本府有许多大乡宦名字及图书在上面，连主人也有题跋手书印章，方喜动颜色道：“这等看起来，大略也值些东西，我家老爷才肯写名字在上面。除非为我家老爷这名字，多值了百来两银子，也不见得。我与师父相处中，又是救济好事，虽是百石不能勾，我与师父五十石去罢。”辨悟道：“多当多赎，少当少赎。就是五十石也罢，省得担子重了，他日回赎难措处。”当下严都管将经包袱得好了，捧了进去。终久是<sup>⑩</sup>相府门中手段，做事不小，当真出来写了一张当票，当米五十石，付与辨悟道：“人情当的，不要看容易了。”说罢，便叫开仓斛发。辨悟同道人雇了脚夫，将米一斛一斛的盘明下船，谢别了都管，千欢万喜，载回寺中不题。

且说这相国夫人，平时极是好善。尊重的是佛家弟子，敬奉的是佛家经卷。那年冬底，都管当中送进一年簿籍到夫人处查算。一向因过岁新正，忙忙未及简勘。此时已值二月中旬，偶然闲手揭开一叶看去，内一行写着：“薑字五十九号，当洞庭山某寺《金刚经》一卷，本米五十石。”夫人道：“奇怪！是何经卷，当了许多米去？”猛然想道：“常见相公说道，‘洞庭山寺内，有卷《金刚经》，是山门之宝，’莫非即是此件？”随叫养娘们传出去，取进来看。不踰时，取到。夫人盥手净了，解开包揭起看时，是古老纸色。虽不

甚晓得好处与来历出处，也知是旧人经卷。便念声佛道：

“此必是寺中祖传之经，只为年荒将来当米吃了；这些穷寺里如何赎得去！留在此处褻渎，心中也不安稳；譬如我斋了这寺中僧人一年，把此经还了他罢！省得佛天面上取利，不好看。”分付当中都管说：“把此项五十石，作做夫人斋僧之费，速唤寺中僧人，还他原经供养去！”都管领了夫人的命，正要寻便捎信与那辨悟，教他来领此经。恰值十九日是观世音生日，辨悟过湖来观音山上进香，事毕到当中来拜都管。都管见了道：“来得正好，我正要寻山上烧香的人捎信与你。”辨悟道：“都管有何分付？”都管道：“我无别事。便为你旧年所当之经，我家夫人知道了，就发心布施这五十石本米与你寺中，不要你取赎了，白还你原经，去替夫人供养着，故此要寻你来还你。”辨悟见说，喜之不胜。合掌道：

“阿弥陀佛！难得有此善心的施主，使此经重还本寺，真是佛缘广大。不但你夫人千载流传，连老都管也种福不浅了。”都管道：“好说。”随去禀知夫人，请了此经出来，奉还辨悟。夫人又分付都管：“可留来僧一斋！”都管遵依，设斋请了辨悟。辨悟笑嘻嘻捧着经包，千恩万谢而行。

到得下船埠头，正值山上烧香多人，坐满船上，却待开了。辨悟叫住，也搭将上去。坐好了，开船。船中人你说张家长，我说李家短。不一时，行至湖中央。辨悟对众人道：

“列位说来说去，总不如小僧今日所遇施主，真是个善心喜舍，量大福大的了。”众人道：“是那一家？”辨悟道：

“是王相国夫人。”众人内中有的道：“这是久闻好善的。

今日却如何布施与师父？”辨悟指着经包道：“即此便是大布施。”众人道：“想是你募缘簿上开写得多了。”辨悟道：“若是有心施舍，多些也不为奇。专为是出于意外的，所以难得。”众人道：“怎生出于意外？”辨悟就把去年如何当米，今日如何白还的事，说了一遍道：“一个荒年，合寺僧众多是这夫人救了的。况且寺中传世之宝正苦没本利赎取，今得奉回，实出侥幸。”众人见说一本经，当了五十石米，好生不信？”有的道：“出家人惯说大话，那有这事？”有的道：他又不化我们东西，何故掉谎，敢是真的？”又有的道：“既是值钱的佛经，我们也该看看；一缘一会，也是难得见的。”要与辨悟取出来看。辨悟见一伙多是些乡村父老，便道：“此是唐朝白侍郎真笔，列位未必识认，褻褻读读，看他则甚？”内中有一个教乡学假斯文的，姓黄号丹山，混名黄撮空，听得辨悟说话，便接口道：“师父出言，太欺人！甚么白侍郎黑侍郎，便道我们不认得！那个白侍郎名字叫得白乐天，《千家诗》上多有他的诗。怎欺负我不晓得！我们今日难得同船过湖，也是个缘分，便大家请出来看看古迹。”众人听得，尽拍手道：“黄先生说得有理。”一齐就去辨悟身边，讨取来看。辨悟四不拘六<sup>①</sup>抵当众人不住，只得解开包袱，摊在舱板上，揭开经来。那经叶叶不粘连的了，正揭到头一板，怎当得湖中风大，忽然一阵旋风，搅到经边一掀。急得辨悟忙将两手揪住，早把一叶吹到船头上。那时，辨悟只好按着，不能脱手去取，忙叫众人快快收着。众人也大家忙了手脚，你挨我挤，吆吆喝喝，

磕磕撞撞，那里拌<sup>⑩</sup>得着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被风一卷，早卷起在空中！元来一年之中，惟有正二月的风是从地下起的，所以小儿们放纸鸢风筝，只在此时。那时是二月天气，正好随风上去，那有下来的风？恰恰吹来还你船中。况且太湖中间汊汊漾漾的所在，没弄手脚处。只好共睁着眼，望空仰看。但见：

天际飞冲，似炊烟一道，直上云中，荡漾如游丝几个翻身。纸鸢到处好为邻，俊鹞飞来疑是伴。底下叫的叫，跳的跳，只在湖中一叶舟上边。往一往，来一来，直通海外三千国。不生得补青天的大手抓将住，没处借系白日的长绳缚转来。

辨悟手按着经卷，仰望着天际，无法施展，直看到望不见才住，眼见得这一纸在瓜哇国<sup>⑪</sup>里去了。只叫得苦，众人也多呆了，互相埋怨。一个道：“才在我手边，差一些儿不拿得住。”一个道：“在我身边飞过，只道你来拿，我住了手。”大家唧唧。一个老成的道：“师父再看看，敢是吹了没字的素纸还好？”辨悟道：“那里是素纸！刚是揭开头一张，看得明明白白的。”众人疑惑。辨悟放开双手看时，果然失了头一板。辨悟道：“千年古物，谁知今日却弄得不完全了！”忙把来叠好，将包包了。紫涨了面皮，只是怨怅。众人也多懊悔，不敢则声。黄撮空没做道理处，文诌诌强通句把不中款解劝的话。看见辨悟不喜欢，也再没人敢讨看了。船到山边，众人各自上岸散讫。辨悟自到寺里来，说了相府白还经卷缘故，合寺无不喜欢赞叹。却把湖中失去一叶的话，瞒住



不说。寺僧多是不在行的，也没有人翻来看看，交与住持<sup>②</sup>收拾过罢了。

话分两头，却说河南卫辉府，有一个姓柳的官人，补了常州府太守，择日上任。家中亲眷<sup>③</sup>设酒送行，内中有一个人乃是个博学好古的山人<sup>④</sup>，曾到苏、杭四处游玩访友过来，席间对柳太守说道：“常州府与苏州府接壤。那苏州府所属太湖洞庭山某寺中，有一件希奇的物事，乃是白香山手书《金刚经》。这个古迹价值千金，今老亲丈就在邻邦，若是有个便处，不可不设法看一看。”那个人是柳太守平时极尊信的，他虽不好古董，却是个极贪的性子，见说了值千金，便也动了火，牢牢记在心上。到任之后，也曾问起常州乡士大夫，多有晓得的。只是苏、松隔属，无因得看。他也不是本心要看，只因千金之说，上心希图。频对人讲，或有奉承他的解意了，购求来送他，未可知。谁知这些听说的人道是隔府的东西，他不过无心问及，不以为意。以后，在任年余，渐渐放手长了。有几个富翁为事打通关节。他传出密示，要苏州这卷《金刚经》。诨知富翁要银子反易，要这经却难。虽曾打发人寻着寺僧求买，寺僧道：“是家传之物，”并无卖意。及至问价，说了千金。买的多不在行，伸伸舌，摇摇头，恐怕做错了生意，折了重本，看不上眼，不是算了，宁可苦着百来两银子送进衙去。回说：“《金刚经》乃本寺镇库之物，不肯卖的，情愿纳价罢了。”太守见了白物，收了顽涎，也不问起了，如此不止一次。这《金刚经》到是那太守发科分起发人的丹头了，因此明知这经好些难取，一发上心。